

(小说)《别说对不起》

灰暗的天,细雨绵绵,周围压抑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路人来去匆匆,都在忙碌着什么.这是台北的惯有的节奏.而甄却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梦游一样在街上游荡.心里好象被匕首狠狠捅了一刀,血流不止,但没有眼泪.脑海里都是一些零碎的画面,而画面的主角全是陈可桓,那个她深爱着的人,那个曾经和她承诺天长地久的人,就这样荒谬的消失在她的生活,就这样,在再也不会出现.....

"你好,我暂时不能接听你的电话,请你稍候在拨,或者在'滴'声后留言."

甄狠狠的挂上电话,"死陈可桓,让我看见你,你就死定了."嘴里虽在坏骂,心里还是忍不住的担心,为那个6天没有任何消息的人.甄抓起包,轻轻带上门.

她一个人往学校的方向荡去,脑海里又一次浮现6天的那个晚上

回想

在甄家楼下,桓穿着黑色外套,路灯把桓的影子拉的很长,越显得他的孤单,沉默很久,桓还是开口了:"甄,我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一时接受不来,所以,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我会找回原来的陈可桓."桓嘴角牵起一丝微笑,却显得牵强.他紧紧拥住甄,在甄耳边轻轻说:"我很好,不要担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对不起!"

甄感觉鼻尖酸酸的,眼泪快要决堤,她深深吸口气,不能让桓看见她的眼泪."恩!但你不可以喜欢其他女生哦,否则就死定了."甄选择用笑打破这黑色的气氛.

"知道啦,早点睡.拜拜!"桓挥挥手,离开.那背影在黑暗中显得更加寂寞.然后消失在甄的视线.

"笨蛋,你还有我!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啊!"甄对着桦桓背影轻轻说.她知道桓所说的"很大改变"是指希的死,希和桓是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两人情同手足,在这现实残酷的社会一起摸爬滚打,但最终还是打不过死神.世界上不幸的人有很多,人们早已经习惯,麻木,甚至没有任何感觉,只有当那些不幸出现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痛彻心扉的觉悟.

现实

不知不觉,已经走进学校.

"那好象就是甄吧!"

"就是那个大一,和陈可桓在一起的甄吗?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好象没什么感觉耶!"

甄最讨厌被别人指指点点,"陈可桓那家伙不就失踪几天,我要有什么感觉啊?就算我会有什么感觉也跟她们没什么关系吧"本来心情就糟糕到不行的甄,现在更是不爽到了极点.

"甄!"伊蓝上气不接下气的出现在正面前,显然是跑来的,

"你干吗啊?又没迟到!"正扶住伊蓝,却发现伊蓝的脸,白的可怕.

"我刚刚经过政教处,听里面的人说,桦他.....他....."

"甄!校长叫你去政教处一下."伊蓝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学生会的家伙打断.

"伊蓝,我回头找你!"甄不安的向政教处跑去,心的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校长!"甄轻轻敲着门.

"甄,你进来."校长的脸和伊蓝一样,白的可怕."我们昨天接到警局的电话,他们说,昨天发现可桓的尸体."

甄感觉全身僵硬,死是什么概念,死了会怎样?甄的脑海里不断浮现这些傻问题,却什么也想不出来.

"可桓是个孤儿,没有亲人,只有和你比较亲近,所以,我们认为把他的遗物给你保管会比较合适."说完,校长把一个纸袋递给甄.纸袋里有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架手机和一些证件.

"怎么会??...他是怎么....."甄始终说不出那个"死"字.

"警局的人说,他们在埋伏一个叫'蓝帮'的黑社会团伙,双方发生了枪战,当时可桓也在场,现场很混乱,可桓就在那时候中枪的,后来抢救也来不及了."校长的眼角有些湿润,桓一直都是校长引以为荣的学生.

"那现在他的...他的尸体在哪里?"甄还天真留有一些希望,也许只是个骗局,又或者一切都是误会.

"他们说当天可桓就被一个姓陈的先生带走了,好象说陈先生就是一直供可桓读书的人."

陈先生?甄好像听桦说过,从小到大,一直都有个陈先生供他读书,但桓从来没见过他,他们只是通信联系Hebe还看过他们的信,陈先生应该是个很慈爱的老人.但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桓的消息,难道他一直都在台北?

"那能不能联系到陈先生?"甄抓着最后一丝希望.

校长摇摇头:"警局的人给我一个他台北的地址,我去过,但没这个人."原来甄想的校长都想过.

"谢谢校长,没事我出去了."甄抓着纸袋.脑海里混乱一片.然后故作镇定的离开政教处.

校长静静看着甄的背影,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灰暗的天,细雨绵绵,周围压抑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路人来去匆匆,都在忙碌着什么.这是台北的惯有的节奏.而甄却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梦游一样在街上游荡.心里好象被匕首狠狠捅了一刀,血流不止,但没有眼泪.脑海里都是一些零碎的画面,而画面的主角全是陈可桓,那个她深爱着的人,那个曾经和她承诺天长地久的人,就这样荒谬的消失在她的生活,就这样,在再也不会出现.

甄打开桓的钱包,里面还放着她和桓的合照,那灿烂的笑,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原来幸福如此短暂,如同焰火一般,没来得及欣赏,就已经烟飞云散.

拿着桓的钥匙,打开桓家的门,一种熟悉的气息,却安静的可怕,似乎周围还存有桓的呼吸,却再也看不见他的人.此时,甄终于能感受到,希死后桓是怎样的心情,心里好像有一个洞,很大很大,看不见底,痛到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也感觉不到痛.

甄回到家,无力的躺再床上,有一种被悲伤吞噬的感觉,口袋里的手机响个不停,她知道一定是伊蓝,真的不想听见任何安慰,那只会让她负荷不来.但又不想让好姐妹担心,甄还是选择接听.

"甄,你再哪里?"伊蓝焦急的声音.

"我在家.伊蓝我很好.我想一个人静一下,你放心,我没事,只是想静一下."Hebe想尽量恢复平常的语调,却有心无力.

"那好!你早点睡不要想太多,我明天去找你."

"嗯!拜拜!"甄挂掉电话,看见手指上的戒子,那是去年情人节,桓送的情人戒.

"桓也有一个啊!"甄突然想到什么,抓起校长给的纸袋胡乱的翻找.但里面除了钱包,钥匙,手机,证件,什么也没有.

"这样也好,桓可以永远戴着它!"甄紧紧握着自己的戒子,无意间看见身边那宝蓝色吉他.脑海情不自禁的浮现她第一次看见桓抱着吉他唱<别说对不起>的画面,突然好想听<别说对不起>.甄打开CD机.

望远镜看不见你
你的心飞去哪里
雾上飞行想像黑夜的经历
别说对不起别让我伤了心
才说不是故意我却无法怪你
别说对不起别让我的爱情变成廉价物品
我却只能爱你

闭上眼睛却看见你
想你的好代替无力
我相信你却开始不信任自己
别说对不起别让我灰了心
才说不是故意我却无法怪你
别说对不起别让我的爱情变的小心翼翼
我却只能爱你
用行动来证明
你的决心
不要说说而已
我想要的不只是
sorry

雾上飞行想像黑夜的经历
别说对不起别让我伤了心
才说不是故意我却无法怪你
别说对不起别让我的爱情变成廉价物品
我却只能爱你

回想起来,桓的确是留下一句"对不起"就离开了,"这是上天安排的吗?从一开始一切都很好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也许是上帝错手按了快键,才会让故事在瞬间划上句点,是吗?"甄静静的乱想.

SHE的歌声在周围盘旋,回荡,不觉得,那些一直忘记要掉的眼泪终于决堤.

累了,甄握着那个戒子渐渐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周围一片漆黑,自己全身无力,动弹不得,远处有个很小的亮点,若隐若现,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亮点,渐渐的,亮点个形状变得清晰,是一个戒

子的形状,是桓的戒子,慢慢的,甄又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是桓吗?甄开始紧张,心跳加速.那个人朝甄走来,越来越近,直到甄看清他的脸,是桓.甄想告诉他自己很想她,想听他说,他没有离开,一直都在,而且很快就会回来.但甄已经哽咽的说不出一句话,她想制止住自己的眼泪,却控制不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不要哭!"桓用手拭去甄脸上的泪,没有温度的手.

甄开始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止不住泪,说不出话.

"答应我,以后都不可以哭,要照顾好自己,或者,忘了我."桓的声音有些沙哑,眼角的泪光在闪耀.

甄拼命摇头,除了摇头,她什么也做不了.

"我要走了!"桓眼角的泪一滴滴坠落,摔得支离破碎,就像甄的心,然后,桓慢慢消失,不见.

"不要走,桓!"甄惊醒,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原来只是梦,却那么真实.

甄走到窗前,漆黑得夜空,星光灿烂,她记得桓曾经说过:"人死后就会变成一颗最亮得星星,在天生看着你,所以 你一定要坚强."

"那真的是你吗?"甄看着一颗最亮得星星发呆.

"答应我,以后都不可以哭,要照顾好自己,或者,忘了我."甄还记得桓得声音.

忘记?要怎么忘?难道是说忘就可以忘得?甄重重吸口气,"从明日要做回原来的甄,坚强自信得甄,为了自己,也为了桓.

三年后

一个纤细的身材,一头乌黑的直发,一身上班族的装扮,脸上似乎还带点精灵古怪的味道.尽管外表没多大改变,但那已不是三年前的甄了,那个会靠着陈个桓任性,不顾一切的为所欲为,认为只要许过誓言就不会改变.

甄双手抱着文件夹,站在办公楼的电梯里,电梯门缓缓打开.

"经理!"

"经理!"

"经理!"

职员都礼貌的向甄问好,这个全公司最年轻的经理.

"早上好!"甄微笑着回应.

推开自己的办公室,整扇透明的玻璃窗,几缕懒洋洋的阳光,透过这扇窗可以看见整个忙碌的台北."车辆,行人,他们都在忙碌什么?为家?为自己?为心中的某个他?还是,莫明的忙碌,自己都不知道目的."甄静静的看着阳光,某种似曾相似的心酸又涌上心头,"那,这三年,我又在忙碌什么?".....

甄

转眼就三年了,回头想想真有点茫然.三年前的那个我已经渐渐随着桓消失不见了.三年前,我答应桓要坚强,我做到了.对我而言,要坚强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学着释怀,然而,释怀就代表着要忘记陈可桓.那个晚上以后,我拼命的读书,学校,图书馆,家,三点一线,我报了所有尽可能报的社团,不给自己任何空余的时间想一些不该想的事,不久,甄成了学校的传奇人物,成了学校同学学习的对象,代替陈可桓在学校的地位.接着,大学没毕业,已经被招进这家在台北小有名望的公司,短短几个月就直升经理的位子,一路恍恍惚惚就走到了这一步.有点时过境迁的感觉.

陈可桓这个名字被我锁在心里的某个角落,在伊蓝面前已经三年没提起了,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偶尔还会想起,还会心痛,桓送的戒子还戴在无名指的地方,算是留给纪念吧!我对自己说.虽然对桓的死早已经学会坦然面对,但潜意识里还存有一个自己都不承认的幻想----在某一天,桓会回来.

伊蓝那傻傻的家伙,上个月调去了香港的一个分公司,也是经理级的人物.一直以为伊蓝和辉(S伊蓝原来的男友)会是一段细水常流的故事,没想到还是以"分手"告终.

上个月的某天,突然接到辉的电话,他简单的说刚刚和伊蓝分手了,要我去看看她.

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急急叫了辆车就奔到伊蓝家,开门的伊蓝,两眼没精打采,憔悴到不行.

"伊蓝!"我心疼的看着她.

"我和他还是分手了!"伊蓝说着,眼泪就不觉的掉下来,我想到三年前的自己,再看看眼前的伊蓝,眼泪也跟着流.

(背景音乐---<保持微笑>)

我们互相依偎着聊了很多,以前的种种回忆像倒带一样回放.

"我已经向公司申请了,过几天就调去香港的分公司."哭后的伊蓝,轻轻吸口气,坚定的说.

"真的决定要放弃了?"我并不是想让伊蓝挽回什么,只是希望她能勇敢面对自己而不是逃避自己.

"当两个人的话题都是争执,说话也是为了解释,这段感情还有什么好维持的?"伊蓝反问我.

人总是要在伤害中成长,现在得伊蓝真的成熟了,不会为了爱而哭得天昏地暗.

"好,我支持你,但要记得联系哦!"我握紧了伊蓝得手.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又紧紧得靠在一起,朋友就是这样,开心不开心都会在你身旁,她不会给你太多,只是一只手,一个微笑,一个了解得眼神,但这些就足够了,可以支撑你走很远很远.甚至一辈子.

"经理,你的咖啡!"秘书小雅轻轻的敲敲门.

"谢谢!"甄收会思绪,微笑.

"总经理要你等等去他办公室."小雅一身淑女打扮.

"好!知道了!"甄喝着咖啡,点点头.

.....

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甄轻轻敲着门.

"甄!进来!"总经理笑着站起来,指着经理室的沙发:"坐!"

甄点点头,坐下.

总经理大概50左右,今天的公司全是他用空空的双手打回来的,这让甄敬佩.他是个很慈蔼得老人,对甄疼爱有加,所以,在他面前,甄并不拘束.

"甄,当初去你们学校选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总经理微笑着看着甄.

甄摇摇头,"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运气好!"

"其实,我在你们的文学社里看过你的一段文字.那是你对'蓝'的理解.你说:'蓝色的世界里只有思恋的海洋,苦涩的天空.尽管思恋和苦涩无边无际,最后海天一线,我仍然会无止境的等待,直到你回来!'当时看到这个我蛮震撼的,因为你的执着和叛逆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所以就选定你了,现在看来我没看错,你的确是个出色的经理!"

甄和桓原来是学校文学社的,那段关于"蓝"的理解,是甄在桓死后在文学社留下的,也是最后一篇,从那以后,甄也就退出文学社.

"那只是一时兴起写的东西,没想到..."甄想起三年前写那段话的心情,不禁开始语塞.从新整理了情绪:"对了,总经理,您找我来有什么事,不是为了说这个吧!"

"呵呵!看我都忘了,甄,你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要放你走,我也很舍不得,但这对你的未来的事业很有好处,韩国的总公司要收人,我把你推荐上去了.到了总公司,你的事业道路会顺畅的多!以前我和你说过一次,你说伊蓝在台北,舍不得,现在伊蓝也去香港了,你要好好考虑啊!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总经理拍拍甄的肩膀,像个慈爱的父亲.

伊蓝在台北,舍不得,也只不过是理由之一,还有就是心里那个自己都不承认的幻想----在某一天,桓会回来.

"好!谢谢总经理!"甄没有细细考虑就一口答应了,没敢想太多,怕自己会动摇."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在等下去,桓要回来,早该回来."甄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

今天就要离开台北了,甄站在桓的家,静静的环顾了一遍,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很坚强,已经可以忘记桓,但掀开掩饰的盔甲,原来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因为眼泪还会流."再见了!"甄对着桓的照片轻轻说,桓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灿烂的微笑,三年都没变,就想甄对桓的心一样,一直都没变.

韩国

甄拖着行李走出机场. 远远看见一个典型的美女拿在牌子不耐烦的样子.

"我就是甄, 你是公司派来的吗?"甄礼貌的问.

"你是甄?"美女一脸惊讶, 上上下下打量着甄.

"有问题吗?"甄哭笑不得, 自己的长相就算不是天仙级的, 至少不会吓到人吧.

"我以为你会是那种... 那种..."美女手舞足蹈, 淑女形象全无:"总之, 没想到你竟然和我一样... 我以为台北公司会派个30岁左右, 女强人那类的人来! 现在好了, 多个美女同事."美女兴高采烈.

"呀! 忘了介绍了, 我叫林依萱, 你叫我萱就好了!"

"甄, 你还没找到地方住吧! 跟我一起吧! 反正我是一个人."萱热情的招待让甄有点不知所措.

.....

萱的家

甄刚整理好行礼, 无力的躺在床上, 看着陌生的天花板发呆.

"果汁!"萱递了一杯果汁, 也爬上甄的床.

"谢谢!"甄开心的接过果汁, 不知道为什么, 和萱见面不过10个小时, 竟然有好姐妹的感觉.

"甄, 有男朋友吗?"萱三八的看着甄.

甄苦笑着摇摇头.

"骗人, 那这是什么?"萱指着甄无名指上的戒子.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些回忆有塞进甄的脑海, 又苦又甜.

"但是, 你还忘不掉啊! 他在台北吗?"萱喝着果汁, 静静的看着甄.

"三年前就死了!"甄很努力用一种平淡的语气, 但自己都觉得不自然.

"呵! 爱情就是这样啊! 给你一点甜头后, 又会用黄连提醒你, 这世界没有百分百的完美. 所以, 人要学会拿的起放的下. 做自己."萱意味深长的说, 知觉告诉甄她一定也又故事.

"那你呢?"甄盯着萱.

"我啊!"萱很洒脱的说, "我比较崇尚摩天论式的爱情."

"摩天论?"甄不明白.

"嗯, 就是从起点随着摩天论转一圈, 观光了周围的风光后, 回到原点, 分手, 做回自己."萱淡淡的笑着, 却含有一种莫明的苦涩. "没什么可以永垂不朽, 爱情也一样!"

甄想着萱的话, 两个女人怀不同的故事在月光下静静的入睡.

月光笼罩下的城市如此沉静,其中蕴涵着多少动人故事没被人发觉,有谁清楚.

"甄,晚上去酒吧吧!这里有条街叫'人流街',里面大多都是中国人,恩!里面有家酒吧很有名.带你去看看,说不定你还会找到陪你坐摩天轮'的人哦!"萱兴奋的声音又在甄脑海里回响。

"过分,说好了带人家来的嘛,又临时说有事,要我自己先去,明知道我是路痴,要怎么找那个什么酒吧?现在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甄一个人在人流街里乱逛,心里不停抱怨。

不愧是"人流街",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足以把人踩死。甄找了个稍微僻静的地方,准备给萱打电话要她来救自己。

还没拿出电话,甄就听见几声惨叫。她好奇的向声源处看,一条窄小的街道,暗黄的灯光,一个人趴在地上被一群人围着猛打。那群人前面,一架黑色的轿车,一个人双手插着口袋,低着头沉没。光线太暗,甄看不清那人的长相,只是那背影,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甄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人,没有要走开的意思。

"忆哥,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真的!下次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那个趴在地上的人,苦苦哀求。

"我帮你,你现在反过来摆我一道,你要我怎么饶你?"那个人不带任何温度的声音让甄愣在原地一动不动。那声音.....和桓的声音...

甄情不自禁的向那个叫忆哥的人走去,有点不由自主,心跳加速,某种期待开始沸腾。

"喂,你是谁?在这里干吗?想挨打啊?"那群人中的一个红毛家伙发现甄,一脸怒气的朝甄走来。

"阿信,贱超找人扫我们的场,我们现在过去,上车,快点!"忆突然冲着那个红毛喊。

"该死的贱超,没事就扫我们场,栽在我手里,他就死定了,"红毛气得满脸通红,调头朝忆的车里转.似乎不记得还有甄着个人.

忆不经心的扫了甄一眼,没有任何反映的转进前座,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不要打了,上车!"忆坐在车朝那群人冷冷的说了一句.那群人就齐刷刷的住手,然后迅速的往车里转.

黑色轿车像风一样从甄身边掠过,只留下那个趴在地上呻吟的人,和木楞的甄.

甄的脑海不段回放刚刚忆的画面,他的个性和语气跟桦有很大落差,但是长相和声音却一模一样,那是桓吗?又或者只是一个酷似陈可桓的人.....

忆哥!"忆的车停到了一家娱乐场门口,一下车,几个太保就向她围上来.

"贱超呢??"忆压着怒火.

"在里面!"其中一个太保朝娱乐场看了看.

忆没多说,带头走进娱乐场,那群太保跟在后面.里面狼藉一片,满地的碎酒瓶和一些翻到的桌椅.

一个金毛的男人,戴着墨绿色的墨镜,衬衫的领口敞的很大,手里夹着一根烟,嘴里还不断吐着烟圈. 懒懒得靠在吧台上,低着头玩弄着手中得打火机,身边站着几个太保,客人大概都跑关了,忆进来,他只是懒懒得看了她一眼,然后视而不见得样子.

"贱超,你到底什么意思?"忆朝周围扫了一遍,黑着脸问.

"怎么??外面规定不能到你忆得场子里玩啊??"金毛摊摊手,无所谓得说.

"玩??你把我场子搞成这样,一句玩就算啦?"忆一边冷冷的说,一边缓缓向贱超走去.

"那只能怪你得场子不经玩,我还没..."贱超还没说完,忆突然随手抓起一个酒瓶,朝身边的桌角猛的一敲,那速度快的惊人,连贱超身边的太保都措手不及,等他们反映过来,忆已经把贱超的头狠狠按在吧台上,手中的碎酒瓶就抵在他的脖子上.

"我忍,不代表我怕你,若再有下次,就不要怪我下手太狠!"忆用一种不温不冷的语气,却含着可怕的坚定.

贱超身边的太保见势,赶紧围上来,却被忆的手下拦住,明显忆这边人多,占了优势,贱超像被按在顶板上的猪,一动不动.

忆慢慢放开贱超.

"你够狠!"贱超抖抖身上的衣服,咬牙切齿的说. 虽然刚刚还败在忆手上,但大哥的样子还是要保持好. 然后大步走出娱乐场.

"忆哥,就这样放了他啊??"阿信(就是上文说的红毛)不服气的指着越走越远的贱超.

"算了!"忆拿出一跟烟塞进嘴里,若有所思的坐在一边的沙发上.

"对不起哦!甄!"萱在车上连连道歉:"我以为那个客户很好搞定,没想到他烦死了,这个不行,那个又不懂!"萱自顾自的解释,根本未发现甄正心不在焉的看着车窗外.

"甄?"萱发现甄没反映,又叫了一遍.

"啊??什么?"甄回过神来.

"你怎么了?"萱关心的问.

"嗯!没什么!有点累."甄振作了精神.

"本来想带你去'Happy Time'(就是萱之前说的酒吧)的,那老板叫忆,是个很特别的人哦,还想介绍你们认识,今天被我搞砸了. 没关系,明天我在帮你们介绍."萱开心的说.

"忆?"甄突然提高声调.

"是...是啊!怎么了?你认识他?"萱差点被甄的反映吓到.

"没有."甄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平静,"我刚刚在人流街看见一个叫忆的人,很眼熟,所以对他有点印象."

"对啊!忆就是那种让人看一遍就会记住的人."萱赞同的点点头.

"我好像看见他在打人,他是黑社会?"甄问的小心翼翼,自己也不知道在担心什么.

"嗯!他是蓝邦老大最得力的左右手,还有一个叫伦的,和忆是好兄弟,也是蓝邦老大的左右手.那条人流街就是忆的地盘."

蓝邦???怎么又是蓝邦???当年,希就是蓝邦里的一个小弟,后来蓝邦内部的人惹了祸,就找几个小弟抽生死签,抽中了就要当替死鬼,最后,希就是那个倒霉的替死鬼,他就这样死了.紧接着,警方为了埋伏蓝邦,桦又因此莫名其妙的消失在这个空间,这样看来,一切的一切最终的根源好像就是蓝邦.桦死后,新闻说蓝邦把整个"贼窝"搬出了国外,之后就在也没消息了.

"哦!"甄突然有点失落.

原本以为来到韩国会对以往的记忆划个句号.没想到竟是一个开始.

Happy Time

忆正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前,和朋友聊天,桌上有几厅啤酒.

"嗨!忆!"萱很自然的跟忆打了个招呼.

"萱,好久不见咯!来,一起坐啊!"忆回应了一个灿烂的笑,和桓一模一样,甄心不禁多跳了一拍.

"我的新姐妹!"萱拉着甄介绍.

"嗨!"其余的朋友都微笑着跟甄问好,很友好的样子.

只有忆皱着眉,好像在想什么:"甄?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我觉得你好面熟."

甄的心冷了一半.没对忆回应什么,其实是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拜托!忆,这种泡妞方式好像已经过时很久咯!甄可不吃这套!"萱笑着打趣.

"不是啦!是真的!我们见过吗?"忆又问了一遍.

"没有吧!"甄淡淡的说.

"甄,你不是说昨天见过忆吗?"萱突然插话,又把头转向忆:"忆,你那时候好像在打人哦!"

"哦!对哦!!就是那时候看见的,怪不得这么眼熟."忆突然想起了什么,然后拿起酒喝了一口.

甄映象中,桦好像根本就不会喝酒吧!

"甄,"萱拿了一厅酒摆在甄面前.

???????甄根本不会喝酒,看着眼前的酒不知要怎么办,再看看桌上除了酒,好像就没别的饮料了,总不能在这种状况下叫一杯果汁吧?甄无奈,只好硬着头拿起酒....

不知过了多久,几厅酒下肚,甄的胃开始翻滚,脑袋也开始发胀.

"不行了!"甄冲进洗手间,吐掉那些在胃里捣乱的东西,虽然舒服多了,但怎么觉得周围在晃,已经找不到东南西北了,甄摇摇晃晃的走出洗手间,脑袋涨的厉害,"这就是醉酒的感觉吗?"甄用力的摇摇头,想试图清醒点,但无济于事.

"啊!"甄感觉自己撞到了谁,但眼前的人影模糊不清,根本看不清是谁.

"喂!小姐!"一种恶心的声音,接着又是一股酒味朝甄涌来.

此时的甄简直恨死酒这个东西了.

"你一个人啊!"那个恶心的声音又加了点色眯眯的成分.

甄懒的多说,想用力推开,自己倒退后了好几步."天啊!萱,你在哪?"

"呵呵!!有个性!"那个人紧紧抓着甄,连拉带拖的把甄带到某个地方.甄也试图挣扎,却觉得全身无力."完了"甄 近乎绝望,眼泪都快出来了.

"贱超,你给我助手."就在那恶心的酒味再次涌来之前.甄隐约听到了忆的声音.然后泪水模糊了视线,意思也渐渐变得模糊,接着什么也不知道了.

甄睁开眼,看见萱担心的脸.

"甄!醒啦!"萱松了口气.

"嗯!"甄微微点点头,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萱家的床上.只是脑袋还是涨的难受.

"你真是的,怎么一个人就跑开了,你差点就出事了,好在忆发现你出去了这么久没回来,出去找你,否则就出大事了."萱心疼又带点责怪.

"现在没事啦!"忆微微一笑.

忆,他到底是谁?????????

一个星期后

深夜,甄坐在窗前发呆,望着漫天的繁星,"这里的夜空和台北的差不多!"甄自言自语,看着那颗最亮的星星:"桓,你现在还好吗?"

回忆昨天傍晚

甄一个人朝萱的家走,走到一个拐弯口,那里没几个人,所以显得有点静.接着就看见一个女生拉住一个男生的手,然后就朝他的嘴吻去."韩国的女生还真主动哦!"甄暗暗想.不对,那是....忆,忆没什么反映,静静站,一动不动.

甄脑海空白一片,愣在原地.突然甄的手机响起.忆撇过头,发现发楞的甄.甄尴尬的拿出手机,然后走开.

现实

回想着,心里一阵酸酸的,"奇怪!我酸什么,他又不是桓!如果是桓,我会上去扇他几巴掌吧!"甄自嘲的笑了笑,继续看着星星发呆.

第二天

甄拿着签好的文件准备送会公司,就在过马路是,突然一架白色大面包车向她开来,还没来的及反映,几个人就把甄拉上车,然后用一块手帕蒙住甄的口鼻,顿时,甄失去了意识....

甄再恢复意识,自己已经被绑住手脚,嘴也堵住,身在一个没有窗的小房间,阴暗,有点恐怖,"我怎么会在哪里?"甄想,刚刚到韩国没几天啊,更不可能结下什么仇家."该怎么办?"甄深深吸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离开!"她朝四周看了看,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帮自己解开绳子."手机,对了."甄想起口袋的手机,于是用力挪动自己的身体,希望手机可以顺势掉出来.

"喂!里面那个妞好像挺正点的!"外面传来了对话的声音.

"废话,超哥看上的,当然正点.没你的份啦,少流口水!"另一男人的声音.

"超哥???会不会就是忆口中的'贱超'?"甄不安起来.如果是贱超,那天酒后的色鬼也是贱超,那今天他把甄抓来的意图就可想而知了.

"超哥的口味有变哦!"两哥男人还在对话,甄才没空理会,只是拼命的挣扎,否则等等的后果不堪设想.

啪!门被踹开的声音!(是外面的门)

"呵!!!是忆哥哦!"其中一个男人吊儿郎当的说,一种很不屑的口气.

"人呢?"忆冷冷的问!"

"什么人!"男人装傻."

"忆 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甄欣喜,心中的石头放了一半.

"我问你今天抓来的那个女人呢?"忆火大了,索性抓起那男人的衣领.

"你...你不要乱来!这是超哥的地盘,你..."男人颤颤的说,显然是被忆吓到了.

忆二话不说,一个拳头重重的落在男人的右脸.

"把门踹开!"忆对身后的手下说.

啪!又是一脚,甄的门被踹开.甄皱这眉看着忆,示意她帮自己的绳子解开.

"带走!"忆冷冷的吩咐手下.

"你...你敢,超哥回来,你就死定了!"地上的男人支支吾吾的说.

"你给我闭嘴!"阿信只是把拳头举起来,那男人已经双手紧紧抱着头.

"是不是男人啊?"阿信不屑的走开.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甄看见忆的手下向她走来,但好像没有要解开她绳子的意思.接着又是一块手帕蒙住了甄的口鼻,甄又一次失去意识.

.....

等甄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房间,房间里除了甄一个人也没有.甄用力撑起身子,手脚已经"自由"了,但有些发软.甄支撑着走出房间,发现这里近似一间豪宅.甄左右扫视了一遍,希望能找到一个人,可以告诉她现在自己到底在哪里,印象中自己最后应该是被忆带走的.

最后,甄看见忆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摇弄着高角杯中的红酒,忆正看着红色液体发呆.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甄突然开口.

忆慢慢的转过头,看着甄,还是一张冷冷的脸.几秒钟后,忆开始向甄走来.

"你为什么老是在注意我?"忆走到甄面前,没回答甄的话.

"我没有!"甄转过身侧对着忆,她不敢看忆的脸,因为那张脸会让她心跳加数.

"你有!"忆坚定得说,然后朝甄越来越近,突然把甄推到墙上.

甄被吓到了,有些措手不及.直到忆的脸慢慢向甄贴进.

"啪!"甄二话没说就给了忆一巴掌.让周围得气氛冷的可以冻结.

忆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狠狠的瞪着甄:"你敢打我?知道吗?在韩国还没人敢打我."忆说着用力得挥起手.

甄仰起头,目不转睛得瞪着忆,意料之外,忆得手竟然僵在半空,没有落在甄的脸上,忆的手微微颤动,然后突然放开甄,退后两步,大概是酒的因为,忆没站稳,摊坐在地上,他双手紧紧抱着头,甄看不见他的表情,但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无助,这样的忆和当年希死后的桓很像.甄有些不忍."忆."她轻呼一声.

"走,离开这里,离开韩国."忆的语气很坚定,但甄从中似乎听出点乞求的味道.

"你是陈可桓?"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问,仅仅是感觉吧.

"不是."忆毫不犹豫的回答.

"好,那请你帮我转告陈可桓,有一个叫甄的人一直没有忘记他."甄有些哽咽.也许就是因为忆的毫不犹豫,让甄更加确定,他就是桓.

忆仍然抱着头,没有说话.甄转身,在眼泪掉下来之前.

"陈可桓他,他也很想你!"在甄准备推开门时,身后转来了忆的声音.....

忆

我叫陈可桓,但在三年前,陈可桓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叫蓝忆,大家一定对今天的忆很好奇,事情

就要从三年前说起了.....

回想

三年前, 桓在甄家楼下对甄说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其实, 那天后, 桓根本没离开台北,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足足3天, 3天里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最后昏睡过去, 迷迷糊糊中, 桓看见了希和甄, 看见他们的笑, 看见和他们一起经历过的很多事情, 醒来后, 桓有些醒悟, 自己应该面对现实. 希的死已经不能挽回了, 至少她不是一无所有, 她还有甄.

之后, 桓来到希的墓前, 他靠着墓碑沉默很久, 然后笑着对希说: "我会快乐活下去, 你没走完的路, 我会帮你走完, 如果有来生, 我们一定再做兄弟!"

最后桓对希的遗照坦然的笑笑, 然后离开. 因为时间还早, 甄应该还没醒, 桓先想随便逛逛, 再去接甄上学. 桓买了豆浆和油条, 突然听见几声枪响, 紧接着就看见一个警察倒在他面前, 胸口的血在涌, 身体还在颤抖. 桓再抬头, 看见前面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举着枪, 一脸镇静, 冷漠. 桓一眼就认出那男人, 叫陈耀杰, 是蓝邦的老大, 希的黑锅就是帮他背的. 桓下意思的拣起那警察(那倒在地上的警察)手里的枪, 瞄准陈耀杰的心脏, (因为他正在和前面的警察火拼, 没注意到桓.) 在桓扣下枪的那刹那, 脑海里划过希冰冷的脸. 眼看子弹可以穿过陈耀杰的身体, 突然另一个身体挡住了子弹. 那个家伙在中弹的同事也向桓放了一枪, 桓想躲,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 然后意思慢慢模糊, 倒在地上, 眼前全是甄的画面, 她的笑, 她生气的样子, 他们吵架, 她的眼泪, 自信又率直的甄, 依赖过她的甄..... 画面失去平衡, 慢慢下沉, 迎面而来的是一望无际的黑色.....

等桓醒来, 已经是5天后, 他努力睁开眼睛, 周围是纯纯的白. "我死了吗? 这是天堂吗?" 桓不敢相信原来人死后真的有"天堂"这个东西. 随着视线的移动, 桓看见一个男人靠在他正对面的墙上, 没表情的看着他. "他是谁?" 桦努力撑起身子, 胸口的伤口开始作痛.

"如果你想伤口破裂, 再死一次的话, 你就继续动吧!" 没有温度的话, 桓听不出这是关心还是什么.

男人走到桓面前, 拿出一个证件: "我是督察. 我姓欧阳"

"我睡了几天?" 桓看了证件一眼, 没理会.

"3天." 男人干脆的回答.

"3天? 我答应甄一个星期就会回去的, 现在已经超过约定的时间了." 桓想到甄会担心就开始不安. "我要出院."

"你知道希是怎么死的吧!" 欧阳督察没理会桓的话, 喝了口水. 直入主题, 击中桓最敏感的要害.

"嗯?" 桓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提到希, 有什么意图吗? 难道他和希有什么关系.

"希死前中了6枪, 真正致死的原因, 是最后那击中心脏的一枪." 欧阳督察说着做了个枪的手势朝着心脏点了一下.

桓没回应, 继续听.

"你想知道最后那一枪是谁开的吗?" 欧阳直直的盯着桓.

"谁?" 桓故作镇定, 其实心里有团火在烧, 知觉已经告诉了他答案, 只是不确定.

"陈,耀,杰!"欧阳一字一顿的回答.

"为什么?他的黑锅希已经帮他扛了啊!"桓有些激动,伤口又开始作痛,他扶着伤口.

"哼!"欧阳冷笑了一声,"在黑道是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只因为自己.就这么简单."说的很坦然.

"你应该不想希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吧!"欧阳胸有成竹的看着桓.

"我要怎么做?"桓知道他应该是有备而来的.

欧阳递给桦一个文件袋:"蓝邦的贼窝已经集体搬到韩国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抓他,我们需要一个卧底."

"为什么找我?"桓不明白,自己不是警察,有什么理由可以得到这个督察的信任.

"我们警察的卧底已经背蓝邦的人挖的差不多了,我们不能用警察了,至于为什么要用你,因为你和陈耀杰的私仇.我的知觉告诉你是个最好的人选,我不会看错人的.帮我们捕住陈耀杰,为希报仇."欧阳是个狡猾的狐狸,三句不离"希",他吃定桓会为了希接下这个任务.

桓打开文件袋,一个人挡按"中问名:蓝忆 出生:香港 家庭成员:父母(已亡)....."

"从现在起,陈可桓在3天前已经中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现在,你叫蓝忆.嗯?"欧阳的嘴角牵起了一丝让人费解的笑.

桓继续看着挡按,心里默默说:"甄,对不起,这是我唯一能帮希做的,我必须这么做,对你,也就只能说一句'对不起'了!".....

现实

那时,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警方,当做遗物交给甄,好让她相信,我已经死了.但我偷偷留下了那枚戒子.也许只有它才能证明我就是陈可桓.

我到了韩国之后,段段几个月,我就混进了蓝邦,进而成为陈耀杰的左右手,我一直在收集他的犯罪证据,但是进度一直不快,不知道他是不是开始怀疑蓝邦内部有"鬼",似乎最近已经停掉了很多与黑氏集团的交往,他处事很谨慎,虽然表面上很多事情都交给我们处理.但我怀疑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他自己亲手处理.因为从他交给我们的任务来看,犯罪的证据越来越少,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也许有一天,我会踏上希的后程,死在陈耀杰的枪下,但我不会后悔,我相信甄也不会怪我的决定,只是对甄有太多"对不起",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台北亲口告诉她.

3年来我一直把陈可桓冰封在另一个世界,自己努力扮演着蓝忆的角色.有时候,陈可桓也会偷偷跑出来思念甄,然后心也跟着回忆一起沉下去.在甄的世界里,陈可桓已经死了三年了,也许她会学着释怀,学着忘记我.从某个角度我真的希望她会这样,因为我并不一定会回到她的世界,也许我会真正消失."她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永远!"我对着和台北一样灿烂的夜空说,不需要甄了解,只要我自己能清楚,就够了,真的够了!

另外,我在人流街开了一家酒吧.那是我的地盘,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没有人知道,那也是另一个属于陈可桓的天地,在里面偶尔可以看见被压抑很久的陈可桓的影子.还有伦,他是我现在最好的兄弟,从他身上隐约可以看见希的影子,那种对朋友的义气.他对陈耀杰很忠心,我不清楚是什么值得他去付出忠心.很可惜,他和我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用枪指着对方,但我不希望会有那么一天.

事事变幻莫测,有谁能稳稳的抓住自己的未来??甄.....

"陈可桓他,他也很想你啊!"甄心里一振,她缓缓转过身,已经泪流满面.

"我不会忘记你,因为我忘不掉!甄,对不起!"忆也红了眼睛.终于说出了三年一直想说的话.

甄几乎不敢相信,曾经以为是天真的幻想,如今竟然可以变成现实.百感交集,失而复得的滋味,让甄忘记要笑.只是不敢眨眼的看着忆,深怕一眨眼,忆会像梦一样消失掉,直到突然被忆紧紧的抱住.原来是有温度,原来她一直都在,没有离开.

之后,忆向甄坦白了三年的前因后果,当然还包括那天和他当街亲吻的女生,不,应该是女人了.那女人叫雅娜,是荣邦老大最疼爱的妹妹,荣邦是韩国另一个黑社会集团,和蓝邦偶尔会有交易,基本上没什么交情,但那个欧阳督察说既然从蓝邦套不到资料,那就试着从荣邦套,说不定会挖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忆就试着接近雅娜,于是就有了那个当街亲吻的经历.又无巧不巧的被甄撞倒.

现在甄已经出现了,与其偷偷摸摸,倒不如光明正大的承认他和甄的关系.于是,当天,忆就向外面话:甄是她的女人,当然这句话主要是说个贱超听的.以为摆平贱超那边就没事了,没想到事情并没有想象得简单.

下班,最和萱无聊的逛着商场.

"甄,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忆的?"萱看着身边各式各样的衣服,一边颇有兴趣的问着甄.

昨晚一回家,甄就自觉的向萱招了,当然其中省了忆的真实身份,只是简单的交待了她被贱超带和她现在和忆交往.能省的情节她都省了.

"不知道!"甄装傻,总不能说,三年前就喜欢了吧??

"我以为你会为了那个什么桓,终身不嫁,看出来忆真有办法哦!"萱的视线没离开衣服,话题也没离开忆.

"萱,这件衣服和配你哦,去试试吧!"甄眼明手快抓了件粉红色的衣服,顺利的转开话题,顺着忆着个话题再延伸下去,甄恐怕会招架不住吧!

"好像不错哦!!我去试试."萱开心的转进更衣室,甄也松了口气.她不是信不过萱,只是这事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吧!

"甄,怎么样?"萱从更衣室出来,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却从镜子里看见了雅娜.雅娜在忆的酒吧里玩过几次,所以萱认得她,对她的背景也小有了解.

"你就是甄?"雅娜不屑的看着瞄着甄,然后一群人围着甄转.

甄认得雅娜,想起那天她和忆的情景,心里还是有点酸酸的.甄懒懒的眨了眨眼,摆出一张臭脸.恐怕这表情可以气死雅娜吧!

"好,有个性,我喜欢,但不欣赏."雅娜漫不经心的翻着身边的衣服.口气傲倒极点.

喜欢但不欣赏?这是什么逻辑啊?甄懒的管,直径从雅娜的身边走开.却又被那群人挡住.

萱拨出手机,拨通了忆的电话:"忆,甄被雅娜一群人围住了,你快点过来."

"你们在哪里?"忆冷静又带点紧张.

"公司楼下的商场,你快点,我怕撑不了多久了."萱压低音量,怕引起那群人注意.

"好,你先看着甄,有什么变卦,电话联系,我现在过去."忆连"拜"都来不及说,就挂了电话.

"甄,你很过分耶!说好了今天陪我买衣服,现在又和朋友聊天."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憋着气走到甄面前.

甄不知道萱在玩什么,只好默不作声.

"聊完了吗?可以陪我选衣服了吗?"萱牵着甄的手,朝甄使了个眼色.

"不行!"雅娜狠狠回应:"她今天要陪我!"雅娜把"陪"说的很重.

看来萱想带走甄的天真计划是泡汤了,只能祈祷一的速度要快点了.

"那~~~~"萱尴尬的站在中间.

"甄,对不起啊,我迟到了."一喘着气,跑到甄面前,很自然的牵气甄的手,这个小动作让雅娜更是不爽.

"忆,你消息还真灵通哦!"雅娜绿着脸说.

"什么灵通?我约了甄逛街,迟到而已!"忆幸福的笑,和雅娜的绿脸形成鲜明的对比.

"好啊!那就不打扰你们逛街了,甄,我们下次见咯!"雅娜的嘴角浮起诡异的笑.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走了.

"呼!忆,这种事一次就够了,我承受不起啊!"萱吐了口气,靠在墙上.

"谢谢你了,萱!"忆感激的笑,如果没有她,不晓得甄现在会怎么样.

"谢就算啦?忆,你欠我一顿哦!但不是现在,我有约了,你们继续,我走了!"萱也没有买衣服的欲望了,换下衣服就闪人了.

"带你去个地方."忆拉起甄就跑.

忆开着车拐了几好个弯,才到达目的地.忆说的地方是个山顶.很静僻,和他们所处的城市简直是两个世界,有种脱离世俗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好.

甄俯视山下,然后开始腿软,因为畏高,刚想退后,又被忆从后面抱住,忆搂着甄的腰,把头轻轻靠在甄的肩膀:"看天上啊,就不会怕了."

甄抬头,云被风带着到处游荡,没有归宿,也甘心情愿.这是不是和自己很像,甘心情愿被桓带走.太阳正要落山,余辉昏黄但绚烂,染遍了半边天.照耀着整个城市.有几丝无奈但很温暖,在这一切面前,人类变得渺小.

"你经常来?"甄很享受这样的一切.

"嗯!想你的时候就会来,因为很安静,所以可以静静的想."

"经常带小MM来吧!"甄说完又后悔,这种气氛好像不实话抬杆吧!

"你是第一个陪我来山顶的人哦!"忆很认真的说.

"那以后也只准带我一个人来,而且也只准想我一个人."甄又开始她惯有的霸道.

"以后就不想你了."忆调皮的说.

"你敢,你试试看!"甄转过身,掐这忆的脸蛋.

"以后你都会在啊!那就不用想啦,可以天天看见你就好了!"因为脸被甄掐的变形,说话也含糊不清起来.

甄噗哧笑出来,心里甜甜的.

"你一点都没变哦"忆委屈的搂着自己的脸蛋.

"不满意啊?"甄摆出一副"你很欠扁"的架势.

铃铃~~~~~(忆的手机不实的响起来)

"喂?什么?现在?"忆极不情愿的表情."好,我知道了!"

"甄,对不起!我有点事,我先送你回家,晚上我们再联系!"

"什么事?有危险吗?"甄看着忆突然严肃的脸.觉得不放心,毕竟忆现在处在黑道,黑道的厉害,甄也算事小有领教了.

"不会有危险啦!我办完事就打电话给你!"忆微微一笑.

.....

"伦,这么急找我回来,什么事啊?"忆回到蓝邦的"窝".

"就是上次贱超找人来扫你的场,现在荣邦(贱超就是荣邦的人)老大带了个小弟来顶罪,耀歌(陈耀杰)要你来处理一下!"

一进"会议室",只看见陈耀杰和荣邦老大两人面对面坐着,身边站着个小弟.所谓"会议室"不过就是那些老大开会的地方.

"忆来了!"荣邦老大指着身边的小弟:"着个家伙就是上次扫你上的人,现在我带他来交给你,我们荣邦和蓝邦交情一向不错,不要因为这个家伙就伤了我们的关系."

"上次扫我场的,好像是贱超吧!"忆最讨厌这些老大随便找个小弟当替死鬼.

"贱超是他大哥,这家伙惹的祸当然由贱超先撑着!"荣邦老大摆明是罩着贱超了.

"反正是小事,那算了,叫贱超以后看好他小弟就好了."忆当然不想伤了无辜.

"不行,我向来对错分明,我的人捅了洞,我就要解决掉,不然以后还会帮我找麻烦."说完,他扔了把枪在忆面前:"你帮我解决掉!"

忆看着枪,要怎么办?要开枪,那自己和那些冷血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怎么,忆哥,不是不敢吧!"荣邦老大一步步逼着忆,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意图:"干大事,就是要狠啊!"

陈耀杰正一言不发的看着忆,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放弃,这三年也就白撑了,忆拿起枪,瞄准那个小弟.

"嘭!"一声,那小弟倒在地上,连呻吟都来不及.可是----忆并没有开枪啊!

忆转头,看见伦正举着枪.

"该死的人,谁解决掉都一样!"伦收起枪冷冷的说.

忆有看看倒在地上的小弟,当年希应该就和他一样吧,不过,他应该比希幸运,希是中了六枪,经历了在生与死边缘挣扎的滋味,那滋味一定不好受,但他连呻吟都没有,应该算是幸运吧!

.....

甄抱着手机对着电视发呆,看看时钟,秒针正敬业的前进,时针已经毫不留情的指向11,但手机却仍旧一声不吭,某种不安在心里骚动,

门外传来钥匙的声音,接着萱就拖着疲惫的身子退开门.

"哇,你们这么早就回来啦,我以为你今晚不会回来了."萱坏笑着朝甄的方向移动,

"你怎么这么迟?去哪里鬼混了?"甄把话题转向萱

"我去'Happy Time'啦,不然还能去哪里?"

"Happy Time'?那忆在不在那里?"

"你说呢?他现在有你了,还敢去那里招花粘草啊?他不是和你在一起?"

"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说办完事会给我电话,可是..."Hebe摇了摇电话.又摇摇头."萱,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啊?"

"安啦!忆在韩国的黑道是有一定地位的,不会有事啦!况且还有那个陈耀杰罩着他!"

"陈耀杰!"可怕的就是他!

甄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抓起手机播了忆的电话.

"你好,我暂时不能接听你的电话,请你稍候再拨,或者在'滴'声后留言."

又是语音信箱,甄心里不安愈演愈烈,似乎正要重复三年前的一切.某写可怕的画面不停从甄脑海中划过.

"萱,我出去一下."甄突然抓起钱包.

"这么晚,要去哪里?甄..."萱的话还没问完,已经听见甄甩门的声音.

跑到楼下,才知道,早已经大雨滂沱了,这是老天在预示什么吗?甄开始胡思乱想,"不行,陈可桓,我不准你再一声不响的走掉."甄呆立在雨中,"我现在要怎么办?"才发现自己对韩国的陈艾拉几乎是一无所知.

"家,他的家!"慌乱中,甄找到唯一的线索.于是她叫了架车就到了忆的豪宅,其实忆也只来过一次,很庆幸她能凭着印象找到.

豪宅里黑灯瞎火,显然忆不在,周围的寂静,应该是没有一个人了,雨渐渐变小,,甄已经全身湿透,头发还滴着水,她蜷缩着身体,蹲坐在门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忆出事了,就算她坐成雕像忆也不会回来,如果忆没事,自然会给她电话,甄也不明白,只是固执的坐着.

突然两束车灯从远处射来,甄"嗖"的从地上跳起来.一架黑色轿车由远而近.

透过雨帘,忆隐约看见一个人停在家门口,走了一脸狼狈样,静静的看着忆.

"甄?"忆跳下车,跑到甄面前,"你~~~怎么在这里?"抚着甄湿透的头发,忆赶紧脱下外套披在甄身上.

"陈可桓,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关机,不准不接我电话,不准搞语音信箱,不准一声不响的就走掉,不准丢下我一个人,不准..."甄还没警告完,忆就把甄拉进怀里.

"对不起!"...